

一封请求补考的信

◆ 张志德

我简直不敢相信

这封信我已保存近半个世纪,每每翻阅,都会引起一段美好的记忆;这也是我坚守40多年教学岗位的精神力量!

那年,我在一所工业专科学校执教工程制图课。第一学期讲授画法几何,这一册内容学生学习起来感觉比较困难,所以,他们都管它叫“头痛几何”。期末考试,我班38名考生参加考试,最高分为95分,平均76分,在全系8个班级中排行第二。我心中大喜。我一个只有3年教龄的青年教师,就能取得如此“业绩”,真的感到十分骄傲。

就在我高兴之际,考出最高分的朱大文同学递给我一封信,说是有关考试的事情。当时我也没太在意。晚上回到家拆开一看,不由大吃一惊。只见信里这样写着:“尊敬的张老师:画法几何考试成绩,我不该得95分,因为我在考最后一题时,竟在书桌抽屉中偷看了教材上的范例。我违反了考试纪律,应以零分计算。请求您允许在下学期给我一次参加补考的机会。一星期来,我内疚、自责,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光彩的事来,我对不起辛勤教导我的老师,也对不起含辛茹苦养育我的母亲。如果我不告诉您事实真相,不按校纪处理,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学生朱大文敬上。1963年1月7日。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把这封信连着看了三遍。朱大文是名品学兼优的学生,又是班级学习委员,尤其对工程制图课更有一股钻劲,是我的“得意门生”,我觉得他绝不会做出这种傻事,何况那天监考老师也没有发觉有考生作弊行为啊?第二天,我赶紧把这个情况向教务科作了汇报。教务科长也觉得有些蹊跷,便对我说:“朱同学考试作弊,会不会有其他什么原因?你先到他家做一次家访,或到其他同学那里了解一下情况,然后再考虑是否补考,决定权在你。”

去家访探知隐情

于是,我在校食堂用过午餐后,即乘43路车转45路到江边码头,摆渡过江至周家渡,再乘长途汽车抵达三林镇,然后下车步行到西林街尽头。只见三林塘畔有两间陈旧灰暗、孤零零的小平房,这就是朱大文的家。

门关着。我轻轻地敲门,“咯吱”一声,只见一位中年妇女,穿着对襟蓝布棉袄,两鬓有几丝白发,左手吊着绷带,右手拉开门。她见到我,有点疑惑地问:“同志,您找……”“我是朱大文学校的张老师,你是大文妈妈吧,今天来看看你。”我说。“啊,张老师您辛苦了,老远来,一定是为了大文的考试……”朱妈妈赶紧让我进去,然后边说边泡茶,递过来接着说:“您坐下,喝口水。”我接过茶杯放在桌上说:“你不用忙,也坐下来,我们聊聊。大文是个好孩子,这次考试翻阅课本一定有他的原因,昨天他写了封信给我,要求按考试违纪处理,给他一次补考的机会。我想,补考免了,给他最后一道题扣除10分,在成绩单上记录85分,你看这样处理好吗?”

朱妈妈却急得涨红着脸说:“这不行,大文考试作弊,我做家长的也有责任,我没有教育好孩子……”说到这里,只见她眼眶里含着泪水。一时,我无言以对。沉默了一会,我们又聊起了家常……

从交谈中,我才知道:大文的父亲原是港务局码头起重工。5年前,在一次事故中,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母亲初中毕业,原是乡村小学代课教师,前年国家困难时期,被辞退了回乡务农。还有一个妹妹读初中。家中生活来源,主要靠父亲单位每月发放的少量抚恤金;母亲参加农业劳动,每天得8角分红费;兄妹俩读书靠人助助学金,闲下来帮母亲做些农活。今年冬天农闲,上南路拓宽工程需

要当地农村提供运送土石方的劳动力,母亲报名参加了。一个下雨天,路滑,推土方车时,她不慎跌了一跤,摔断了左手臂。工地领导照顾她,让她到仓库收发材料。为了赶工程进度,星期天也不能休息。这几个星期天,大文回家都到工地上代替母亲顶班,让母亲回家休息一天。画法几何考试是星期日上午,而星期日大文返校时已是晚上10点,学生都已熄灯就寝,大文没有时间复习功课。可是为了获得甲等助学金,必须考个好成绩,他一时着急,就出现了考试作弊的一幕。

聊到这里,朱妈妈长叹一口气:“都是我的错,剥夺了孩子复习功课的时间。”

“这不能怪你,都是家里经济困难惹的祸。等大文毕业后,有了工作,生活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我安慰道。

“上星期天,孩子把考试的经过向我讲了,我听了很生气,说,人穷志不能穷,你一定要写检讨书承认错误,请求一次补考的机会,取得一个真实的成绩,这样我们心里才会踏实。”朱妈妈说完,看桌上的小闹钟已是4点半,就拉开竹橱门,取出两只鸡蛋,对我说:“没有东西招待您,煮两只糖水蛋,吃了暖暖身。”

我急忙推辞说:“谢谢你的好意,不用煮蛋。我还要赶5点的末班车呢。”当我把两只鸡蛋送回竹橱时,只见里面空空的,只有一盆糯米粥和一碗咸白菜,这应该就是朱妈妈和她女儿的晚餐。我的心在颤抖。

这天,我刚领到58元工资。临走时,从口袋里取出一张10元,趁她不注意时,悄悄地压在闹钟的底下。

回校后,我又走访了朱大文同宿舍的同学。同学反映,考试前几个星期天他确实返校很晚。要是在以前都是赶在晚饭前到校,带一瓶咸白菜,到食堂买3两米饭当晚餐。有的同学送他饭菜票,他拒收,问他家里情况,也不多说。课余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。但他对班级工作还是尽心尽责,打扫卫生抢着干,同学学习有困难乐意帮助……

为尊重朱大文和他母亲的意愿,我决定给朱大文一次补考机会,并写了一份申请报告。教务科同意的意见。补考结果,朱大文考出了96分的好成绩。

毕业后,朱大文分配在一家重型机器制造厂当助理技术员,一步一个脚印,到80年代末提升为高级工程师;90年代初出国深造,后又应聘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;新千年,他重返故里,服务于东方大港建设事业中。

今天,我将这封请求补考的信及背后的故事告诉给读者,不知在当今一些人心中的诚信和责任的道德标杆越来越缺失的时候,是否有所启迪?

叮咚奶瓶声悦耳

三年前,我家楼下的奶屋关闭了。多年来我一直习惯订购奶屋的光明牌瓶装鲜牛奶,这下怎么办呢?奶屋的女营业员告诉我,打牛奶公司的订购电话,可以享受同样品牌、同样价钱的牛奶,而且还有送货上门的服务。于是,回家后我就拨通了那个电话,当天下午,一位看上去年纪很轻的农民工就上门来了。他收了费、给了发票,然后拿出榔头“叮叮当当”在我家铁门外钉了个小小钉子。临走时他笑呵呵地告诉我:早晨由他儿子送奶上门。我很惊讶:“你三十来岁吧?儿子多大呀?”他仍笑呵呵地说:“农村结婚早,我儿子十五岁啦。”

第二天早晨,我就看到一个男孩,手拿三瓶牛奶“噌噌噌”地跑上六楼,打开箱子“丁零咚隆”放好牛奶,又脚步轻快一阵风儿地跑下楼梯。从那一天起,我每天早晨在厨房洗漱,都会隔着铁门听见通道外那熟悉脚步声和悦耳的“叮咚”奶瓶声。寒冬酷暑,刮风下雨从不间断。

有一天,我下楼买早点,正遇上那男孩骑着黄鱼车远远地过来。他个子小,脚够不着踏板,就把右腿从三角架中伸过去,踩住踏板斜斜地站着骑,看起来挺吃力的。随着奶瓶的“丁零咚隆”声,车停在了我家楼下,他敏捷地跳下车,拿起三瓶牛奶正想跑六楼,我迎上去说给我吧。他怯生生地把牛奶递给我,轻轻说了句“谢谢!”又风儿似的去送别家的牛奶了。打这次照面后,我们就认识了。

这孩子不爱说话,还是从每月来收费的父亲小马口中,我得知小小马初中还没毕业就来沪打工了。小马告诉我:他们半夜三点就要起床了,踏着黄鱼车到牛奶公司,把不同品种、不同数量的牛奶清点后,再整箱整箱地搬上黄鱼车运回来。每箱牛奶有三十五瓶,不同的牛奶有六十多种。每天一个人要送六百多瓶牛奶,送完后再把空瓶运到牛奶公司。

我的眼前,不由出现了一幅幅生动的场景:一个半大男孩,半夜三更,在父亲的催促下,揉搓着惺忪的睡眼,极其无奈地钻出热被窝;一双瘦弱的手臂,费力地举起沉重的箱子,一箱又一箱艰难地把牛奶搬上车……我心中酸酸的:本是上学玩耍的年龄,本是父母疼爱的年龄,小小马却和大人一样为生活奔波了!没有风霜雨雪的肆虐,在他看来已经是老天的恩赐了呀!

一袋玉米情谊浓

我很想为这孩子做点什么。想了想,从家中的旧书柜里,找到两本金庸写的武侠小说,放在铁门外的牛奶箱上。第一天,书没有动。第二天,我用一只塑料袋把书和空奶瓶扎在一起,这回小小马拿走了。过了十来天,书又放回了奶箱上。想必他看完了,我不知道书中的字他是否都认识?但想起自己小时候识字少,也是半猜半看把书看懂的,多看书生字就能慢慢认识了。这样想着我便高兴起来。于是我经常找出一些书来放在奶箱上,如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小李飞刀》等等。小小马会很默契地把书拿走,看完后再放回原处。

中秋节的时候,我买了小包装的月饼,也放在奶箱上,怕孩子不拿,还是老办法用塑料袋把月饼和空瓶装在一起。第二天我看看箱子,月饼拿走了,我很高兴。过了几天,我竟发现铁门上挂着一袋玉米,袋子里还装着当天的牛奶,许是他怕我不拿,也用了我的老办法。捧着玉米,我心里暖暖的:那是孩子一份浓浓的情谊啊!

有一天早上,迟迟不见小小马送牛奶

送牛奶的父子

◆ 李海燕



来,我就到楼下去等。等到的却是孩子的父亲。他急匆匆地踏车而来,看见我连声抱歉,说孩子的脚脖子扭伤了,自己除了负责的那些客户,还和另一位同乡顶下了儿子的工作,来不及跑,所以来晚了。我正想问个究竟,小马顾不上搭话,跳上黄鱼车就骑走了。我不由心里担忧,不知这孩子伤得重不重……没想到,第二天小小马就来了。我听出通道外脚步声有异,连忙打开铁门去看,果然是小小马一瘸一拐地上楼来了。我一边接过牛奶一边关切地问:“你脚伤没好,怎么就来啦?”他轻声地说:“爸爸来不及送啊,再说让人顶了一半的活,收入就少了。”说完,他扶着楼梯扶手慢慢地走下去了。我很想上去扶他一把,可是漫长的路,又如何帮他扶?心头一酸,我的眼眶也湿了……

好日子总在后头

春来秋往,每天早餐桌上有小小马送来的牛奶给我们全家滋补营养,和这父子俩之间的友谊也与日俱增。小马上门收费时,和我聊的话也多了起来。有一次我问起小小马的母亲,平时总是笑呵呵的他顿时满脸忧伤:说是老婆十几年来沪打工,开始两年还捎钱回来,后来就没了音信。那时儿子才三岁,小马把孩子托付给父母,就从四川老家跑来寻找妻子。可是始终没找着,只是听说她跟别的男人走了……我感到很抱歉,没想自己无意间触及了人家的隐痛。正想说几句安慰的话,小马却恢复了神色:“没有过不去的门槛啊!这不,我就此留在上海。先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,后来经同乡介绍做了送牛奶的工作。”说到工作小马随即高兴起来:“干送奶的工作虽然辛苦,收入

却不错,每瓶奶可提取0.25元,多劳多得。”我在心里很快算了一下:每月六百箱,一天就有150元,一个月能拿到4500元啊!还真的比一般外来工收入高呢!小马无不自豪地说:“这份工作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。我每月要收的客户预付款加上帮儿子收的预付款,总共有十来万经手,没有多年的信誉度公司哪能用你?而且下午我们父子俩还能到饭店打一份工,老板娘总让我带回剩余的饭菜,和儿子一天的伙食就解决了。我也不会亏待这没妈的孩子,每天让儿子也喝一瓶牛奶补补钙!”

谈到小小马,我很为这孩子的前程惋惜。小马无可奈何地笑说:“在老家,大人外出打工,留守的孩子到了十五六岁都停学出来了,没啥稀奇的。再说现在辛苦点,将来孩子结婚的钱就不愁了。好日子总会在后头的呀!”

去年年底的一天,小马又来收费了。他有些局促不安地对我说:明年1月份开始,每瓶牛奶要涨3角钱。我脱口而出:“怎么又涨价啦?”他连连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!”一边说一边居然还向我鞠了两个躬。这反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,他有必要这样谦卑吗?可是我随即明白,他是非常看重和在乎这份工作啊!于是我立刻转换了语气说:“我们每天早晨有送上门的牛奶喝,应该致歉和致谢的是我呀!”小马的回答直白得可爱:“我靠你们喝牛奶提取报酬啊!”到底是谁更需要谁呢?我想:花儿的芬芳,风会记得!

小马走了,他鞠躬的模样却久久在我眼前萦绕。在我眼前萦绕的,还有那个揉着睡眼钻出热被窝的男孩脑袋;那个一瘸一拐走下楼梯的瘦弱背影;还有那挂在铁门上的玉米,和那张总是笑呵呵的、憨厚淳朴的脸……



本版插图 杨宏富